

中印边界问题

(二)

237

1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中印边界問題

(二)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0年·北京

中印边界問題

(二)

編輯、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干面胡同2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印刷者 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每 本 二 角 五 分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張 3 · 插頁 1 · 字數 60,000

1960年2月第2版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3003·531

目 录

周恩来总理給尼赫魯总理的信.....	1
(1959年11月7日)	
周恩来总理給尼赫魯总理的信.....	4
(1959年12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給印度駐華大使館的照会.....	11
(1959年12月26日)	

附 录

尼赫魯总理給周恩来总理的信.....	39
(1959年9月26日)	
印度外交部給中华人民共和国駐印度大使館的照会.....	65
(1959年11月4日)	
尼赫魯总理給周恩来总理的信.....	75
(1959年11月16日)	
尼赫魯总理給周恩来总理的信.....	82
(1969年12月21日)	

資 料

中印边界示意图.....	84—85之間
名詞淺釋.....	85

周恩来总理給尼赫魯总理的信

新德里

印度共和国总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先生閣下
亲爱的总理先生：

閣下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来信已經收到了。非常不幸，在这以后，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国境内的空喀山口以南地区，又发生了新的意外的边境冲突。关于这次冲突，中印两国政府已經交换过几次照会，包括印度政府在十一月四日給中国政府的照会。令人十分遺憾的是，印度政府的这个照会不但在很多方面不顾关于两国边界問題的基本事实和边界冲突事件的真相，而且采取了一种极其有害于两国友好关系的态度。很明显，采取这种态度对于問題的解决是毫无帮助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摆在我們面前的最重要的責任，首先是迅速地、毫不迟疑地采取有效的步驟，来认真改善两国边境的令人不安的状况，并且力求根本消除今后发生任何边境冲突的可能性。

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願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那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視我們两国友誼的人們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們两国之間有悠久的友好历

史，沒有根本利益的冲突，我們两国政府又是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倡議者，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让两国边境的緊張形势繼續存在下去。

閣下九月二十六日的来信中包含着許多为中国政府所不能同意的观点，关于这些，我願意在另外的机会說明我的意見。但是，我感觉高兴的是，这次来信再次声明，印度政府十分重視同中国維持友好关系，并且同意中国政府历来的主張，即对于已經发生的边界糾紛應該友好地、和平地加以解决，在达成解决以前，現狀应予維持，任何一方都不得試圖以任何方式改变現狀。为了有效地維持两国边界的現狀，确保边境的安謐，并且为边界問題的友好解决創造良好气氛，中国政府建議：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謂麦克馬洪綫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綫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証不再派遣武装人員駐守和巡邏，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員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維持秩序。这个建議，实际上也就是把印度政府九月十日的照会中关于双方都不派遣武装人員到朗久的建議扩大到整个中印边境，并且使双方部队的距离扩大到四十公里之远。如果这一距离还需要更扩大，中国政府也願意考虑。总之，無論在我們两国边界經過談判正式划定以前或以后，中国政府都願意竭尽一切努力，在我們两国之間創造一条最和平、最安全的边境地带，使我們两国永远不再为边境問題而发生疑惧或冲突。如果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这一建議，实施这一建議的具体措施，可以由两国政府立即通过外交途徑商定。

中国政府从来沒有使两国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緊張化的意願。我相信，閣下也是願意看到目前这种緊張情况緩

和下来的。我殷切地希望，为了我們两国十亿多人民的偉大的悠久的友誼，中印两国政府能够共同努力，就上述建議迅速达成協議。

为了进一步商談边界問題和两国关系中的其他問題，中国政府建議，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間举行会談。

尊敬的总理先生！两国的人民希望我們迅速地采取行动。我想，我們应当滿足他們的願望，而不使那些寻找机会无微不至地企图破坏中印两国偉大友誼的人們达到他們的阴險的目的。我等待着閣下的早日答复。

順致亲切的問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于北京

周恩来总理給尼赫魯总理的信

新德里

印度共和国总理賈瓦哈拉尔·尼赫魯先生閣下
亲爱的总理先生：

感謝你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来信。尽管印度政府关于防止边境冲突的意見同中国政府十一月七日的建議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其中一部分意見显然缺乏公平，但是，你在来信中表示願意設法避免一切边境冲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两国的边界爭端，这是令人高兴的。

中国政府十一月七日提出的两国武装部队各自从全部边境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議，是为了彻底消除边境冲突的难以完全預見的危險，根本改变目前两国在边境武装对峙的緊張局面，創造两国互相信任的良好气氛，这些目的是其他临时办法所不能达到的。在边界划定以前采取这个措施，也絲毫不会約束双方在談判解决边界問題的时候提出自己的主張。因此，中国政府仍然衷心地希望，为了我們两国在过去和今后千百年的友誼，我們能够就这样的措施达成協議。至于两国武装部队各自后撤多远，中国政府完全願意同印度政府协商确定一个双方都认为适当的距离。

在达成上述的協議之前，中国政府本着和解的精神和走向全綫撤軍的願望，准备同意首先达成这样的局部解决，那就是，把你在来信中提出的双方不在朗久駐軍的建議，同

样适用到其他双方有争议的边境地点。在中印边境东段，印度武装人员一度进占朗久，现在仍然占据着兼则马尼。在中印边境西段，印度武装人员至今占据着什布奇山口、巴里加斯、桑、葱莎、波林三多、巨哇、曲惹、香扎、拉不底。这些肯定属于中国的地点，大多数都是在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订以后，才被印度武装人员陆续占据的。这些地点中的波林三多，还是一九五四年协定第二条第二款所载明的、由中国政府同意在中国西藏地方阿里地区开放的十个贸易市场之一。现在，既然印度政府对于这些地点的归属有不同的意见，中国政府建议，双方在上述的所有地点都不派驻武装人员。

在双方取得进一步协议之前，中国政府也欢迎印度政府关于双方边境哨所停止派出巡逻队的建议。事实上，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中国政府已经指示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的全部哨所停止派出巡逻队。既然印度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的步骤，这对于保护两国边境的安宁当然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是，中国政府希望澄清一点，即停止巡逻的建议应该适用于全部中印边境，而不应该在中国同印度拉达克接壤的一段边境采取不同的办法。

中国政府对于闕下在中国同印度拉达克接壤的一段边境提出防止冲突的单独建议，感到十分迷惑不解。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指出：（1）把这一段边境特殊化是没有理由的。这段边境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同中印边境其他地段的双方实际控制线一样，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闕下所提到的一九五六年中国出版的地图，就正确地标明了两国在这一地段的传统边界。除了桑格藏布河畔的巴里加斯地区以外，

印度沒有占據這段傳統邊界綫以東的任何中國地方。(2) 閣下的這一建議是從兩國早已同意的暫時維持邊境實際存在的狀況的原則後退了一大步。要求以大大改變這種狀況為消除邊境衝突的前提，這就不是縮小爭端而是擴大爭端。(3) 閣下的建議是不公平的。閣下建議，在這一段，中國人員退到印度地圖標明的邊界綫以東，印度人員退到中國地圖標明的邊界綫以西。對於不明真相的人們說來，這個建議似乎是“平等”的。但是，甚至印度最反華的報刊也立即指出，按照這一建議，印度的“讓步”只是理論上的。因為所涉及的地區本來不屬於印度，印度在那裡本來沒有可以撤退的人員，而中國卻需要從久已屬於自己的三萬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領土上撤出守衛邊疆的軍事人員，以及分屬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閩縣和西藏自治區阿里地區日土宗的民政人員。(4) 這一地區長期屬於中國管轄，並且對於中國具有重大意義。從清朝以來，這一地區就是連結新疆和西藏西部廣大地區的交通命脈。早在一九五〇年下半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部隊就通過這一地區的傳統交通綫從新疆進入西藏的阿里地區，守衛邊疆。九年來，他們一直正常地、頻繁地利用着這一交通綫取得補給。一九五六年三月至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國邊防部隊連同三千多民工，以這個交通綫為基礎，在極端困難的自然條件下，盤繞高山，架設橋梁，修築涵洞，從新疆西南部的葉城到西藏西南部的噶大克，建成了長達一千二百多公里的公路。從新疆和西藏和平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部隊在這個地區駐守和巡邏起，直到一九五八年九月發生印度武裝人員侵入該地區的事件為止，前後共八九年之久，中國方面在自己所管轄的這個地區上進行了這樣大量的活動；而印度方面卻毫無所知。

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地区确实是一贯地属于中国而不属于印度的管轄。现在印度政府硬說这个地区向来属于印度的管轄，那是绝对无法令人信服的。

如果印度政府在了解中国政府的上述观点以后，仍然坚持自己关于这一地区的要求是适宜的，那么，中国政府愿意知道，印度政府是否准备把同样的原则平等地适用于东段边境，也就是说，规定中印双方从所谓麦克馬洪綫到中国地图所标明的（也是印度地图在长期間所标明的）中印东段边界綫中間的地区撤出所有的人员。中国政府至今沒有对于所谓麦克馬洪綫以南的地区提出任何要求作为先决条件或者过渡措施，我感到难以了解的是，为什么印度政府偏要提出关于中国单方面由自己西部边防地区撤出的要求。

閣下和印度政府曾一再提及印度方面提出的关于中印边界的历史資料。中国方面原来期望，对于閣下九月二十六日来信和印度外交部十一月四日的照会，在两国总理即将举行的会談中可以提出自己的詳細答复，并且认为那样作更为适当。既然两国总理的会談現在还没有举行，因此中国外交部准备最近提出答复。我不想在这里涉及問題的細节。我只愿意再一次指出这个简单的事实：根据客观的历史，我們两国的整个边界确实沒有划定过，否认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我注意到，印度方面关于两国边界的叙述故意忽略了许多显而易見的基本事实。例如，他們不提印度測繪局繪制的官方地图，迟至一九三八年版本，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画法还与中国地图相符，而关于中印边界西段則沒有画出任何边界綫；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版的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的版本，对于东段和西段中印边界虽然画得不正确，但是都明确地表示

出是未定界。中国政府不明白，印度政府究竟根据什么理由，在最近几年中忽然在自己的地图上把东段和西段的未定界都改成已定界。我詳細研究了閣下九月二十六日来信所引用的大堆資料，但是仍然找不到任何滿意的解答。

中国政府曾經多次指出，中印两国边界漫长而又未經两国政府划定，两国地图互有出入，因此，两国对于边界持有不同的意見是自然的。只要通过友好的协商，这个历史悬案完全不难求得合理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屬於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那些企图从对外擴張和对外挑釁中取得利益的剝削階級和亲帝国主义的势力，早已永远失去了活动的地盘。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貫忠实于和平共处五項原則，決不容許以大国主义的态度对待別国，更不会侵占別国的一寸土地。何况中国有这样广大的領土，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人口稀少，有待大力开发。要設想这样的国家还要向自己邻国的一些荒僻地方去寻找麻煩，就簡直是荒謬可笑到极点了。因此，尽管中国同南亚的一些邻国(無論这些国家是大是小，对中国友好不友好)有一些未定的边界，中国从沒有也永不会利用这种情况，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去对边境实际存在的状况作任何改变。而且，就在边界的悬案解决以后，中国也准备同一切邻国同心协力，創造最和平、最安全和最友好的边界。閣下知道，中国过去的历届政府对于中印东段边境的所謂麦克馬洪綫是從未承认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同样沒有承认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格遵守自己的声明，決不让自己的武装人員越过这条綫，以待边界問題的友好解决。显而易见，中国既然連不久以前(其中一部分迟至一九五一年)还屬於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轄的所謂麦克馬洪綫以南的大

片土地都沒有踏入，当然更不会想到要在中印边境西段的任何地点去踏上印度的領土。在那里的中国的軍事人員和民政人員，同在別的边境地区一样，只是駐守在自己的土地上。但是，印度政府不但对于边境东段采取拒絕討論的不合理态度，而且对于边境西段的一块印度从未統治过的土地也提出領土要求，这件事确实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異常的驚訝。中国政府为了維護中印两国的友誼，一直竭力采取克制态度，期望同印度政府在友好的談判中解决这些爭端。就在印度武装人員越入中国境内，先后在馬及墩以南和空喀山口以南挑起不幸事件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保持和解的精神，防止事态扩大，并且对于在空喀山口事件中被俘的印度武装人員作了友好的处理。但是，印度方面竟不顾客观事实，硬說两次事件是中国挑起的，硬說中国虐待了印度被俘人員，甚至肆意地謾罵中国是侵略者，是帝国主义者，等等。对于这种严重的情况，我必須說，我国人民和我国政府都感到极大的遺憾。

閣下表示欢迎我在十一月七日提出的两国总理会談的建議，这确实是两国关系好轉的希望所在。尽管我們两国关于边界問題存在着意見分歧，但是，我相信，这决不妨碍两国总理举行会談，恰恰要求这一会談早日实现，以便首先取得一些原則性的協議，作为双方具体討論和解决边界問題的指导。沒有这种指导，双方对于边界問題的具体討論就有陷入无休止的、无結果的爭論的危險。因此，我具体建議，两国总理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会談。如果你建議其他的日期，我也願意考虑。会談的地点，如果你同意，可以選擇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因为在中国沒有仇視中印友好的活动，你将作为中国政府的貴宾受到我国人民的欢迎和尊

敬。如果你认为在中国会谈对你不便,那么,在征得缅甸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会谈地点也可以定在仰光。

亲爱的总理先生!我们两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还很落后,我们都迫切地需要专心致志于国内的长期的和平建设,以便逐步摆脱目前的落后状态。我们不需要在我们两个友好国家之间,或者对任何其他国家,制造紧张关系,以致分散和转移我们人民对国内事务的注意。世界形势正在向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所感觉兴奋的。但是可惜,世界上还有不少有势力的集团顽固地反对这种趋势,他们力图毒化国际气氛,继续进行冷战和制造紧张局势,为东西方会谈设置障碍,诽谤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煽动亚非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和,以便从中取利。目前,他们显然是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竭力进行挑拨离间。在这种形势下,两国总理的迅速会谈,不但是我们对于两国人民的不容推诿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不容推诿的责任。

致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給印度 駐華大使館的照會

印度共和國駐華大使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共和國駐華大使館致意，并謹就中印邊界問題陳述如下，請大使館轉達印度政府：

周恩來總理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曾經致函尼赫魯總理，就中印邊界問題的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政府的立場和方針，作了全面的申述。在此以后，周恩來總理和中国政府收到尼赫魯總理九月二十六日的來信和印度外交部十一月四日的來照。在來信和來照中，印度政府表示不能同意周恩來總理對邊界事實的申述。

中国政府对印度政府和人民始終願意保持友好，對於邊界問題，也始終願意以心平气和、對人公平、對己公平的态度，同印度政府進行討論，以求雙方觀點的接近。鑒於中印邊界問題具有一定的複雜性，很難依靠信件的交換獲得解決，中国政府一貫主張，兩國政府的代表，首先是兩國的總理，迅速舉行面對面的會談，以便更有效地交換意見和達成協議。但是，兩國總理的會談還有待雙方協商決定，而印度政府又抱怨中国政府沒有對上述來信和來照中有关邊界事實的部分作出答复。因此，中国外交部奉命，參照周恩來總理九月八日和尼赫魯總理九月二十六日的來往信件以及印度外交部十一月四日來照，就有关邊界事實的几个主要問題，作出進一步的申述。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爱好和平的大国，有互相友好的悠久历史，在目前和今后也有许多伟大的共同任务。中印两国的友好，不但是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是世界和平特别是亚洲和平的利益。因此，中国政府很不愿意就边界问题同印度政府进行争论。不幸，中印边界一直没有划定，英国在这方面又留下了一些纠纷的遗产，而印度政府又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令人不能接受的指责，竟使这种争论无法避免。由于印度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有关边界问题的细节，中国政府在自己的答复中虽然力求简要，但是为了澄清历史真相和彼此的观点，仍然不能不涉及若干细节，这是很抱歉的。

为了方便，在以下的行文中，将把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同拉达克接壤的一段边界简称为西段，把从西段的东南端到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为止的一段边界简称中段，把不丹以东的一段边界简称东段。

第一个问题：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地划定过

中印边界目前存在着一些争论，原因就是两国从没有正式划定过边界，两国关于边界的看法互有出入。按照印度地图的画法，西段边界线深入中国领土，把三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画入印度境内；中段边界线，同中国地图的画法比较接近，但是也把若干历来属于中国的地区画入印度境内；东段边界线全线被向北推移，把原属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画入印度境内。因此，中国政府认为，需要举行友好的谈判加以合理的解决。但是印度政府认为，目前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中印边界，大部分是为国际协定肯定了的，没有理由举行全面的边界谈判。这样就使谈判本身遭到了困难，使边界争端有长期陷于僵局的危险。中国政府认为，

中印边界大部分已由国际协定正式划定的說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政府謹作以下的說明：

(1) 关于西段。印度政府认为自己所主張的边界綫，曾經由一八四二年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之間訂立的一个条約划定过。

但是，第一，这个条約仅仅提到拉达克和西藏的疆界將維持原狀，各自管理，互不侵犯，根本沒有关于边界具体位置的任何規定或暗示。尼赫魯总理在今年九月二十六日給周恩来总理的信件中列举的关于边界的位置早已划定的种种論据，沒有一个能証明印度政府目前主張的边界綫是有根据的。

第二，一八四二年条約是在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之間訂立的，而目前印度政府提出爭論的地区，絕大部分(約占百分之八十)属于并未参加这一条約的中国的疆土。如果认为，根据这个条約就可以判明，新疆的大片土地已經不屬於中国而屬於拉达克，那显然是不可理解的。关于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同新疆的边界，一八九九年英国政府曾經建議划定，但是并无任何結果。如果认为，一次片面的建議就可以把別国的領土据为己有，那也是不可理解的。

第三，中印西段边界的沒有划定，还有許多不可辯駁的积极的証据。例如：甲、从一九二一年直到一九二七年間，英屬印度政府曾經向中国西藏地方当局进行过多次交涉，要求划定拉达克和西藏之間的边界，但是始終沒有結果。这有当时双方交換的許多文件可資証明。曾任印方代表的英国罗西安爵士，也在今年十二月十一日倫敦泰晤士报刊登的投书中証明了这一点。乙、根据中国政府现有的材料，印度測量局迟至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官方地图，关于中印西段